



虎尾高中 吳其芬

〈蘇〉

佳作

指導老師 陳群分

一手接過紅茶的同時，蘇忍不住多看了她幾眼，好長一段時間了，每天，那女孩只是坐在那，她在等甚麼呢？「咿——！」尖銳的煞車聲使蘇停住了腳，「臭小子，路你家開的啊！」蘇低著頭，自然沒看到司機身上的龍鳳刺青。皺起細細的眉，難道他不知道他停在路中央是在妨礙交通嗎？蘇有點恍恍惚惚的，一句道歉還停留在舌尖，那司機早已駕著小貨車揚長而去，只丟下了一句「幹！要不是你老子趕時間，你老子就……」在空氣中隨風而逝，蘇愣了一會，聳聳肩，只不過回去洗洗耳朵罷了，就算是鳥大便無故的在蘇身上落腳，蘇也只是冷靜的揩掉它。就某方面而言，蘇是滿能釋懷的一個人。

長髮紮成一束垂在腦後，蘇是個清秀的男孩，卻總是低垂著頭，任長長的瀏海披散在額前，像是故意要人看不清他的面容，薄薄的衣衫抵禦不住夜風挾帶的寒冷，「咿——咿——！」風打在他瘦弱的身子上，蘇瑟縮如秋風中半黃的枯葉，揪緊了身上僅有的兩百塊，蘇不禁又想起那女孩「她穿得那樣單薄，會不會冷呢？」蘇再次皺起了細細的眉。

事實上，蘇連自己都顧不上了，哪裡

還顧得了別人呢？

回到租屋處，鐵門早已斑駁不堪，蘇拿著鑰匙卡當卡當地開了門，迎接蘇的只有卡當卡當的回音，蘇在黑暗中摸索了許久才找到電燈開關，「答！答！答！」電燈登登登地亮了，一時間光明大放，倒使蘇有點目眩了，等到眼睛習慣了這亮度，映入眼簾的是——他前天剛粉刷過的牆，散置的幾疊書、幾疊 CD，一塊超過他身長的木板及一床棉被。寫字時，將木板放在幾疊書上便成了書桌；鋪上棉被，便成了床。此時蘇躺在木板床上胡思亂想，想著那女孩：她長的什麼樣子呢？也許有副沉靜的臉孔，一雙如海洋般深邃的眼睛，也許她會跟他一樣喜歡泰戈爾，也許……也許……。在奔馳的思緒中，蘇朦朦朧朧的墜入夢鄉。

秋日強勁的風爬梳過白色芒花，吹得他的髮和她的髮在風中不住翻飛，衣袂飄飄，蘇注視著女孩的背影，他的心彷彿也被風吹的一擺一擺。

第一次見到那女孩，蘇便覺得奇異的熟悉，雖看不清容貌，蘇覺得那女孩身上有種氣質讓他覺得特別親切，他無法形容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後來才知道那是一種——

寂寞。憑著一股強烈的直覺，他覺得那女孩能了解他，他覺得他倆可以成為朋友。蘇這樣想著，想著。

漸漸地，那女孩的蹤跡不只出現在紅茶店裡，也開始出現在蘇的夢裡。夢境的開端，總是在一片秋日草原上，隔著一大片白色芒花，他就站在女孩背後，無論他如何努力地想邁開腳步，腳卻依然像被綁了鉛塊般無法移動半分，無論再怎麼努力……。

佇立在秋日的原野上，強勁的風吹亂了女孩的髮，髮絲輕舞飛揚，蘇的心悸動著。「我是蘇，你叫什麼名字？你在等待什麼？你……願不願意和我做朋友？」蘇在心裡早已吶喊過不下千百遍的一連串疑問終於脫口而出。蘇知道他是在做夢，便也大膽了起來。風吹得衣服發出啪拉啪拉的聲音，枯黃的草和白芒也窸窣窸窣地婆娑起舞，蘇細弱的聲音在偌大的天地中漸微漸弱，消逝在風中。回答蘇的依然只有一個無言的背影。良久，蘇凝視著天際的一抹微雲，眼前景象漸漸模糊成一片。蘇掙扎著，他知道他將醒了，可他還沒得到女孩的答覆呢，怎麼可以就這樣醒來「不——！」蘇用力嘶啞，他感覺靈魂被囚禁在一個沉重的肉體中，他想抗拒，他不想醒來，卻發現自己使不上力，突破不了這道銅牆鐵壁。緊緊皺著眉，蘇額上冒出了一顆顆冷汗。

蘇緊閉著雙眼，眉間擠壓出一條深陷，雙唇此刻因緊抵而蒼白，手亦緊握成拳，像在用力掙扎並對抗著什麼，他在做夢嗎？什

麼樣的夢呢？是夢境太美麗而掙扎著不想離開？還是夢境太殘酷呢？「不——！」一聲悶哼自蘇緊閉的雙唇中逸出，他開始輾轉反側，許久，許久，蘇眉間的皺褶終於慢慢舒開，蒼白的唇亦漸漸恢復了血色。

極為勉力地撐開疲累的雙眼，半閉著的眼如死魚般呆滯，蘇一臉迷茫，眼中僅有的只是一片霧化模糊的顏色。等到他的視線聚焦在天花板上的一點，蘇緩緩坐起身來，望著窗外灰藍色的天空。彷彿已經過了一世紀，蘇只是靜靜坐著，不知不覺，窗外天色已由灰藍漸漸轉為熱帶淺海般透明澄澈的藍，那般透明柔軟的質感，一向為蘇所著迷，襯著溫暖橙黃的街燈，美，卻不張牙舞爪。原本強烈的對比色交融成一片和諧，蘇看得痴迷，口中喃喃不知念著什麼，似乎頗享受這寧靜的片刻。短暫而神奇的光影變化早已懾去了蘇的心神，使他忘了時間的推移，他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遙遠天際，豐富多變且形形色色的雲，使蘇的眼眩惑了，回過神來，東方已是魚肚白。

蘇從未發現這擁擠喧鬧的小鎮竟能這般地美麗，這般寧靜，彷彿全世界都還在沉睡，只有他醒著。街上杳無人跡，難得一見的沉靜，似乎使一切都聖潔了起來，蘇忍不住要衝出門外，置身其中，去感受，去擁抱這一份真實。也沒多加件衣服，蘇卡當卡當地開了門，才正踏出前腳，足尖尚未點地，又硬生生地收住了腳，「褻瀆」這兩字突地跳進他的腦中，阻止了他的行動，細細的眉又皺起來了，蘇坐在門口開始沉思，去還是

不去，一出去，他的腳步聲便會打破這樣的氛圍，破壞那種聖潔的美感了，那他豈不是罪過嗎？結果，蘇便一直坐著，直到有人晨跑經過他面前。捏捏麻木痠軟的腳，他扶著牆壁緩緩起身。

小鎮漸漸喧鬧起來，不復先前的沉靜。六點半，走在往超市的途中，他故意繞上僻靜的小路。

「沉默寡言，也不太常笑。」這是超市同事們眼中的蘇。

「無論做什麼事都很認真。」這是靜眼中的蘇。靜雖名曰靜，但他一點也靜不下來，第一次見到他的人，都無法把他和他的名字聯想在一起「『陳靜』，根本一點也不沉靜嘛！」雖然因為名字常被嘲笑，竟還是很喜歡自己的名字。這點讓蘇十分佩服，像他就不怎麼喜歡自己的名字。

蘇一如往常地將長髮紮成了一束，垂在背後，並非特別喜歡長髮，而是為了省下理髮的支出。冷冷清清的員工休息室裡只有蘇一個人，蘇換上了亮橘色的制服，準備開始一天的忙碌，蘇低著頭，一邊走一邊想事情想得出神，也沒注意來人，「早——。」聽到靜中氣十足而有朝氣的聲音，蘇愣了一下，「嗯，早啊！」靜總是熱情友善，而蘇總是不知所措。

此時超市裡還有點冷清，蘇將抹布摺成正方型，正擦拭著放置商品的鐵架，白色燈光照在各色各樣的商品上，冷靜地近乎冷

漠。擦著商品架的手不知不覺地慢了下來，因為一道醇美而具穿透力的女聲佔據了蘇的心，她以蘊含豐富感情的歌聲，唱著這首歌，喚回了蘇遙遠而熟悉的記憶。

「來易來，去難去，數十載的人世遊，分易分，聚難聚，愛與恨的千古愁。」

蘇輕輕跟著哼，眼淚不禁撲簌簌地流下來。那個人最愛這首歌，而蘇為了他，也學會了這首歌。他的歌喉是大家公認的溫潤好聽，然而當他唱這首歌的時候，卻有著掩藏不住的寂寞。他美妙的歌聲，蘇學不來，蘇唯一學來的只有掩藏不住的寂寞。

平常超市裡的店員除了靜以外鮮少與蘇交談，只除了有求於蘇的時候。「拜託你，幫我代夜班。」雙手合十做出懇求狀，十指不沾陽春水的纖手有著美麗的指甲彩繪，美加眨眨又捲又翹的睫毛。

「這……。」蘇又皺起細細的眉。

「最後一次，拜託，我真的有急事。」美加舉起手發誓是最後一次，說得信誓旦旦，其實誰都知道她說的急事是什麼事。

只見蘇猶豫了許久，終於點頭。「你人真好。」丟下這麼一句話，一溜煙早已不見人影。

靜在點貨之時，看到剛剛閃出去的美加，心裡有底，自然是蘇又幫了她一次。

「佳仁，美加又找你代班？媽的，這女人！仗著自己是店長的女兒，混水摸魚，吃定你心軟、好說話。」

「你這樣講……。」靜義憤填膺之話

語，在蘇的心裡注入了一股暖流，但是，這樣講總是不太好。

「還有你，要懂得拒絕啊！」靜高大的身軀步步逼近，形成巨大的暗影，蘇不由自主倒退幾步，蘇已經算高了，但靜卻硬生生比蘇高上許多。

「美加說了是最後一次……。」

「真是敗給你。」靜撫額，太息一聲。

外頭，夜籠罩了整個世界，如佈下天羅地網，網口慢慢收束，黑暗帶著濃重的威逼感漸漸迫近。晚上蘇和靜忙著點貨和補貨，蘇把新的飲品放到後排，將快過期的放到前排，把一些高單價的商品點一點，清點那些新進的貨品，再打掃一下店裡，不知不覺深夜了。

蘇將制服整整齊齊地疊放在置物櫃裡，亮橘色衣料上有著「蘇佳仁」這三個字，一個名字可以蘊含多少意義呢？二十歲的憂愁、愛怨，或者某些剪不斷理還亂的羈絆。拖著沉重步伐，蘇本想默默地離開，靜卻追了上來，親暱地勾住佳仁的脖子，「走吧，佳仁，我請你吃飯。」

「我不餓……。」不習慣這表示友好親暱的舉動，佳仁其實很想說，你的手不可以先放下，靜卻先搶話道：「跟我客氣什麼？」二話不說，拖著佳仁就往便利超商去。

「咕嚕……。」蘇的確是餓了，肚子裡直鬧空城，而靜手上拿了四盒涼麵，看在蘇的眼裡也實在是美味極了。

「喏，這兩盒你的。」靜遞給蘇兩盒麵和一瓶紅茶。

「嗯，多少錢？」雖然自己身上錢不多，但該還的還是要還，摸索口袋，拿出一張摺得平整的百元鈔要塞到靜手裡。

「就說了不用跟我客氣。」說著，又把錢推回蘇手裡，不收就是不收。「你也餓了。快吃吧。」蘇拗不過他，只得把錢又收回去。

深夜時分，便利商店裡沒什麼客人，很安靜，只聽見冷氣機運轉轟轟的聲音以及靜吃麵嘍嘍的聲音。

「你今天怎麼也上晚班？」蘇心底一直存在這疑問。

「小鄭臨時肚子痛。」靜低頭繼續吃麵。

「喔。」蘇點點頭，又說：「其實，你可以直接叫我蘇。我不喜歡別人叫我名字。」

「喔，我知道了，佳仁。」靜一時改不了口，更正道：「抱歉，是蘇。」

「是因為同音嗎？佳人佳人的，長得很秀氣，又都不說話。小時候大概很多人拿你這點開玩笑，是吧？」

不承認也沒否認，蘇不語，陷入令人尷尬的沉默。

靜也發現自己似乎是說錯話了，不知是不是靜的錯覺，總覺得蘇的神情中帶著幾絲憂鬱。其實靜知道蘇今天工作時一直心不在焉，反常地在工作時發呆了好幾次，還好沒被主管發現。看著蘇側臉優美的線條，蘇一直用瀏海掩藏自己的臉，仔細一看他的膚

質還真好欸。

「明天不用上早班，你想做什麼？」

「工作。」

「兼職？」

「嗯，算吧。」

靜還想追問下去，蘇卻不肯再透露更多。

回到家，蘇很快墜入黑甜的夢鄉。夢中，又是隔著一大片白色芒花，女孩依然背對著蘇，風吹亂了他的髮和她的髮，髮絲輕舞飛揚，蘇開始自顧自地說著，到後來索性坐了下來：「今天靜問起我的名字，為什麼我討厭佳仁這個名字的原因，每當有人這麼叫我，總是會勾起我不愉快的回憶。你知道嗎？我是個早產兒，爸媽很擔心我活不下來，我若死，就是他們夭折的第三個孩子了。我爸媽很擔心我，剛滿兩個月的時候，就帶去給算命先生看，他說我體弱多病，取這名字，才能撐過死關，於是這名字就跟藥罐子一樣陰魂不散地跟著我十幾年，不是一段短時間哪，幾乎佔了我生命的全部。不知道是不是一種詛咒，我個性孤僻，不擅與人交際，在女孩子眼中我不是個女孩，在男孩子眼裡我陰柔的個性不像個男孩，就連那個人，那個很善良的人也走了，我知道，我一向是知道的，人生聚散無常，醫院裡生生死死，生命的無常不也體驗過許多回，曾在生死之間徘徊過好幾次的，早該習慣了不是？只是沒想到這麼快……。我喜歡塗塗寫寫的，卻從來不讓人窺見，甚至是我的爸媽。說真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對你說那麼

多，也許是因為你讓我感覺很安心。算了，不說這些難過的事了，今天你為什麼沒有去紅茶店呢？連續四天了，沒看到你，我覺得有點不安，明天你會去嗎？」女孩沒有回應，蘇自顧自地說下去：「不過高興的是，我今早特別早起，竟有緣見到這般景色，美得不可思議，呃，就像是……，就像是從莫內的畫裡跳出來的一樣，我第一次發現這小鎮竟也能如此沉靜。有機會起個大早，也去看看吧！你也會被感動的，真的很美。」正說著，他忽然想起之前他問女孩的問題，回應蘇的依然只有沙沙的風及女孩無言的背影。

經過靜的努力，靜和蘇是愈來愈熟了，靜總愛找蘇閒聊，蘇也漸漸能對他敞開心扉，他雖然不能完全理解蘇獨特的想法，但十分尊重他，也讓蘇對靜的依賴又更加深。但關於女孩的事，始終是個祕密。每天休息時間，蘇總跑得不見蹤影，回來的時候手上必定拿著一杯紅茶，有時候一天不吃飯，卻可以喝上好幾杯紅茶。真的有那麼好喝嗎？靜感到納悶，他也喝過，沒什麼特別呀，那家店的老闆娘小了他丈夫將近二十歲，漂亮勤勞又賢慧，不說還以為是他女兒咧！該不會是……。

這日，靜終於忍不住問了。「說！你天天跑紅茶店不是因為紅茶好喝，是因為你喜歡那個老闆娘對不對？」

「咦？」蘇一頭霧水，「你在說什麼？我沒喜歡那個老闆娘。」

「那還有什麼原因解釋？」

「這……，我不想告訴你。」

「我愈來愈好奇了。」

「……」

「為什麼？」

蘇最後還是心軟了，於是靜跟著蘇到了紅茶店，可是今天那女孩卻還是沒出現。不僅是靜挺失望，蘇更是極度的不安，從前女孩也曾消失過幾日，但也未曾消失過這麼長一段時日，超過一週了。

在那之後的第二天，依然沒出現。

第三天，依然沒出現。

第四天。

第五天。

就這樣整整過了一個月。女孩竟也不再入他的夢了。蘇覺得沒有了女孩，生活的一切就像亂了套，平常，就算靜跟他比較熟，他也從不會對他主動說關於女孩的事，可是現在，蘇竟將女孩的事全盤托出了，靜才知道，原來只有在夢中，蘇才與他口中的女孩有對話，現實生活中是一點交集也沒有的，話都沒講過，自然連電話等等最基本的資料也都沒留下。真不懂，蘇為何對那女孩如此癡迷？他也這麼對蘇說，蘇瞪著充滿血絲的眼回答：「那是一種直覺。」最近蘇失眠了，愈來愈憔悴消瘦，沒上班的時候，蘇就是去找那女孩，晴天、陰天、下雨天，風雨無阻，靜看他這樣是不死也去半條命了。

蘇那副慘狀讓靜很擔心，於是。「老闆娘，請問你有看過一個大概長這樣這樣的

女孩？嗯，她頭髮很長，常坐這個位置。」靜憑著印象說出蘇對她的描述。

「沒有欸，從沒見過。」

「老闆娘你再想想。」

「真的沒有。阿祥啊！你有沒有看過……。」老闆努力想了又想，說：「真的沒見過。頭髮很長的人很多沒錯，但是常客，又常坐在這個位子的卻沒有。」

「抱歉，真的沒有欸。」老闆娘臉上帶著歉意，似乎為自己沒幫上忙，而感到十分沮喪。

「怎麼可能呢？該不會是……。」靜心裡有個想像成型了。

看到蘇這個乾淨清秀的樣子完全走樣，憔悴不堪，剎那間像老了十幾歲，看蘇這樣折磨自己，也許是關心則亂，靜完全沒有考慮到蘇的情緒可能崩潰，脫口而出：「她根本就不存在，那不過是你的想像。」話說得斬釘截鐵。

「不可能！」蘇怒視著靜，蒼白的臉色因生氣而脹紅。

「別再為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折磨自己，接受事實吧。她不存在，紅茶店的老闆和老闆娘也說，從來沒有看過這樣一個女孩子。」

「她不是幻影，她不是……。」蘇的臉色蒼白且額冒冷汗，嘴唇都變成紫色的。「她不可能只是想像……。」蘇視線一黑，就在靜的面前昏厥，口中仍喃喃念著「不可能……。」靜探了探蘇的額頭，燙得嚇人。

這次蘇墜入夢鄉，依然是那片白色芒花，依然是女孩的背影，風吹亂了女孩的長髮，在風中飄飛，蘇激動地大喊：「你為什麼突然消失？你到底去了哪裡？為什麼要丟下我？你還沒回答我。」語音哽咽。這次少女似乎終於聽到了蘇的聲音，她緩緩轉過身來，蘇屏氣凝神地等待，內心波濤洶湧。

女孩終於轉過身，強勁的風吹著，長長的瀏海再也無法遮掩她的容貌，她真的有一副沉靜的臉孔，一雙深邃的眼睛。像有一隻手緊緊地揪住他的心臟一樣，蘇震驚地無法呼吸，只因那個有著一雙深邃眼睛及優美輪廓線條的那個女孩不就是他自己嗎？那個人不就是「他自己」嗎？

「赫！」蘇自病床上彈跳起身，一臉受過驚嚇的呆滯。

「阿蘇你終於醒了，臉色怎麼還是這麼難看，現在覺得怎麼樣？」靜正好走進來，問道。

蘇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剛才那個夢帶給他的衝擊，蘇雖睜著眼，但眼神茫然無法聚焦。「阿蘇，你說什麼？」蘇好像沒聽到靜說的話，兀自喃喃自語個不停。「不管怎樣，你還有我啊！阿蘇。我會陪著你。」

自此以後，無論在現實生活或夢境中，蘇沒有再見過那女孩。這一切如真似幻，即便到現在，蘇仍常常懷疑他所經歷過的一切人事物——包括靜在內，全都是夢。

---

甘耀明  
評語

主角從暗戀紅茶店女孩到發現自我過程，題材有趣，呈現高中生面對心儀異性時的害羞與膽怯。語言優美是特色，夢境描寫也頗吸引人，如果主角與陳靜的互動有更深刻表現，會更秀異。